

說小育德

第 四 冊



多
俾
亞
傳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E

F278

說小育德
冊四第

多俾王傳

鼓詞

多俾亞傳 鼓兒詞

目錄

第一回	老多俾亞失目	見一張
第二回	少多俾亞討賬	見十二張
第三回	少多俾亞求親	見二十五張
第四回	少多俾亞成親	見三十六張
第五回	少多俾亞還家	見四十七張
第六回	全家福樂	見五十八張

多俾亞傳 鼓詞

山東壽張縣費金標午舟編

第一回 老多俾亞失目

恒心敬主守規。

忍耐世苦盡道。

濟孤憐貧有功勞。

再加熱心更妙。

天主公義昭彰。

常常現世有報。

莫說行好不見好。

還是時辰不到。

西江月題過書歸正傳。這部書說的是天主造天地以後。三千二百八十六年。就在我們中國周桓王第六年上。撒瑪里亞國。加里肋亞省裡。出了一駕聖人。名叫多俾亞。這駕聖人。就是乃福大里的後代。自幼喪父失母。無人束管。他却自己立了一些奇妙善功。列位不知。聽俺在下漫漫道來。多俾亞撒瑪里亞是本鄉。却住在亞西里亞那一邦。那裡的京城名叫尼尼物。他就在京城以裡安家鄉。

多俾亞傳...老多俾亞失目

眾明公不知其中就裡事。那時節亞西里亞多強盛。他與那撒瑪利亞不和順。不多時亞西里亞得了勝。被擄的其中就有多俾亞。他見那被擄非親就是故。哎。先說多俾亞是個有德行的人。怎麼這又說他天天出去瞎遊蕩呢。難道說遊蕩還能遊蕩出好人來了麼。列位不知。聽俺往下講來。被擄的住在外國苦不堪。還有些疾病災害無倚靠。多俾亞照常可憐他們苦。您聽俺在下漫漫說其詳。出了個撒爾買納有名王。領人馬立時就要動刀槍。把人口一齊擄到他那方。他原來自幼被擄在那廂。因此這天天出去瞎遊蕩。難有一些不是少吃就缺穿。還有些少兒缺女一身單。各處裡周濟安慰好幾番。



總然是自己不怕受辛苦。
那國王聽說他的德行大。
這纔說得了元寶整十個。
列位明公。您說多俾亞。他又不花浪蕩錢。爲什麼不出京城。把十個元寶全花乾了呢。哎。列位聽呀。

多俾亞十塊元寶手裡存。
這鄉親名字就叫加伯落。
他從前原是一個大富戶。
多俾亞一看他家貧如洗。
加伯落親手就把借帖寫。
加伯落他把銀子接到手。

多些的善功善表要周全。
賞賜他十塊元寶手裡掂。
并沒出尼尼物城全花乾。
爲什麼不出京城。把十個元寶
正走着偶然遇着一鄉親。
也是個年長德高有名人。
到如今斷國歇鍋受了貧。
立時裡借給他這十塊銀。
并不講出息利錢一半分。
多俾亞帶着借帖回家門。

原來是在家沒有別的事。他不但見了活人行方便。後此來出了一駕惡皇上。忽聽得老多俾亞埋死屍。幸虧了天主罰那惡王死。話說多俾亞請客。不是有別的事故。是因爲古教的風俗。凡到瞻禮主日。就要擺席請客。同堂慶賀。多俾亞先是富足日子。逢到瞻禮主日。都按風俗而行。如今雖然日生落薄。家業殘敗。還是不改舊樣。所以又要擺席請客了。

自古來瞻禮主日是罷工。殺了個犏牛就要下鍋煮。

多俾亞又要請客照樣行。殺了個綿羊又是加油烹。



老草雞當成一碗鳳凰菜。

黃瓜雞起名就叫肉裡刺。

這纔說各樣菜物預備妥。

這一瓶原是一樣葡萄綠。

多俾亞他在家裡把席擺。

小鯉魚帶湯就叫混水龍。

蝦米蕐又是孫猴鬧天宮。

霎時間雙手提出酒兩瓶。

那一瓶另是一樣狀元紅。

多俾亞出門請客回家中。

列位明公。您想說書的說差了呀。怎麼在家擺席是多俾亞出門請客。又是多俾亞。這一個多俾亞還能分到兩下裡麼。不是這個說法。原是兩個多俾亞在家擺席的是老多俾亞。出門請客的是少多俾亞。他是親父子爺兒倆呀。怎麼都叫多俾亞呢。因為這個名字的意思。就說的天主是至聖的。自己不肯忘了天主。也不肯叫自己的兒子忘了天主。所以也起名叫他多俾亞。要說少多俾亞請客回來怎麼樣了。列位再漫漫往下聽來。



多俾亞傳...老多俾亞失明

進門來小多俾亞連聲稟。
爲小兒出門請客回來路。
這正是小多俾亞把話講。
急忙忙邁開虎步往外跑。
那可是三步并上兩步走。
只想着這人又是鄉親友。
你看他一行背着一行哭。
進大門一直就往院裡跑。
把死屍安安穩穩擱在地。
雖然是止住大哭合小抖。
親友們一看這樣不順眼。

六

稟一聲我的父親你知情。
正遇見一個死屍在路中。
你看那老多俾亞放悲聲。
顧不的照料親戚共賓朋。
不多時背回死屍臭烘烘。
爲什麼被人殺的這麼凶。
他哭的嗚嗚咷咷不住聲。
直跑在內宅以裡小房中。
他這纔關上屋門整整容。
還帶着長吁短歎進客廳。
大夥子對面責斥不留情。



這個說從前因你埋死屍。
那個說如今饒赦你不死。
這個說人的肉身終竟壞。
那個說肉身死了無知覺。
你看他這一言來那一語。
直到了日落西山天色晚。

幾幾乎沒有喪了老性命。
爲什麼還不改變老性情。
就讓是沒人埋他也稀鬆。
你就算金鼎玉葬誰補情。
多俾亞聽見如同耳旁風。
眾親友一個個回家中。

話說這個死屍並不是多俾亞的三親六友。也不過是同教之人。被這國裡的百性殺害。何至於如此痛哭呢。到底多俾亞熱心愛人。一見了死屍仰臥。被那禽獸踢躪。心中不安。所以任憑親友怎麼譏諷。只管不聽。一到了日夕客散。他又埋死屍去了。

多俾亞見那親友把席散。

到夜晚又拿傢伙去剗坑。

也不怕剜坑儻的一身汗。照常是見了死屍就埋葬。這一天埋屍埋的身乏倦。趕的巧上邊就是燕子窩。多俾亞兩眼受了燕糞毒。他只管拿着眼睛不要緊。偏偏的驚動驚動那一個。他那些親友都來把他看。這個說從前光知行善好。那個說人家作惡也沒事。這個說天主罰那惡人死。

直到那埋好他纔回家中。儻的那老多俾亞可不輕。坐在那房簷底下睡矇矓。那小燕屎尿正對倆眼睛。因此這二目雙瞽失了明。更熱心感謝天主大恩寵。驚動了他那一些舊親朋。俱都是抱三怨四瞎咕嚕。到如今行善就是這報應。爲什麼你這行善禍更凶。最不該你去埋葬盡厚情。



那個說你不認人光行善。

眾親友你說這來他說那。

多俾亞聽着他們糊言語。

話說這些親友們都說他是因爲行善受罰。個個糊言亂語。多俾亞聽着不順情理。可就不得不責斥他們幾句了。

叫一聲親友不必瞎糊云。

想一想先代聖人受的苦。

他們那不受大苦不成聖。

如今說莫論您來莫論我。

本來是天主賞苦爲罰罪。

我雖然不敢妄想咱成聖。

因此這天主罰你倆眼睛。

真正是七言八語不中聽。

他這纔開口叫聲眾親朋。

您說的這話都算昧良心。

比着我受的這苦重十分。

原來是苦盡甜來成聖人。

那一個不是聖人後代孫。

到底是也算堅固人的心。

咱也該盡心勉力學他們。

從今後你們該當坡上嘴。

總不要糊言亂語壞良心。

老多俾亞把他們責斥了一頓。他們都是屬鵲鵲的一個一個的都遛了圈了。下閃老多俾亞倆眼已經瞎了一對。不能出門再行那些善功了。只得照常在家不是念經。就是默想。過去一天。又來一年。漫漫的家業貧窮。度日艱難了。

多俾亞兩眼雙瞎又貧窮。幸虧了亞納勤儉多賢慧。這就是一天掙的一天飽。正是這一家三口往前過。那知道鄰居趕着不方便。可就是萬般出在無計奈。

他有個夫人就叫亞納名。他給那鄰居織紡做傭工。緊緊手也就一天吃不消。都是那賢慧亞納他的功。干想着給錢難爲手裡空。他拿着小小羔羊擋傭工。



不由的亞納[△]抱羊回家轉。
不好了小羊一叫有了禍。
眾明公要知後來怎麼樣。

他把羊放在自己羊圈中。
準備着夫妻二人把氣生。
只得是歇歇喘喘再告誦。

多俾亞傳

第二回 少多俾亞討賬

善人受苦皆有因。原來堅固忍耐心。

剛纔走到絕人路。開道忽然有天神。

四句閑言推後。書接上回。話說老多俾亞又瞎又窮。指望夫人亞納給鄰居家。織織紡紡。賺些工錢。養家糊口。趕着這天。鄰居家沒有錢了。給了一隻小羊。夫人亞納抱回家來。纔說放在自己圈裡。那小羊縣的一聲。被老多俾亞聽見了。

多俾亞忽聽小羊叫一聲。

光知道自己有圈無羊在。

他這纔開口就把婦人叫。

不由的心中納悶失一驚。

那知道鄰居拿羊償傭工。

叫了聲婦人側耳仔細聽。



咱家裡久已無羊我知道。
若要是偷的該當歸本主。
自古來貧富都是天主賞。
別看這羊小值錢却有限。
多俾亞真情實理說一遍。
話說亞納原是一個賢慧夫人。雖說受些貧苦。情願自己傭工做活。也不願意犯一個偷盜的罪。一聽丈夫說了個偷的昧的。可把夫人亞納氣惱了。

老夫人一聽丈夫話無情。
你看他照着丈夫開言道。
這小羊不是偷來不是昧。

他這纔無名大火起心中。
我說句真情實話叫你聽。
原是我織布紡綿掙的工。

鄰居家因爲無錢償工價。
爲什麼又說偷來又說昧。
從前的一片家業誰勝咱。
那時候別人勸你你不改。
咱一家老少可是親三口。
你雖說無眼還得有圈在。
夫人亞納說了一些怪言怪語。要攔到別人身上。實在忍耐不住。到底多。
俾亞知道他是個賢慧夫人。只因爲現今窮極。他又賺吃賺噓。過於勞苦。
擔不的話不投機。難免不使性子。也想他將來不能不後悔。所以把這個
閉氣丸就吃下去了。

多俾亞一見夫人把氣生。

他情願給個小羊好出生。
你睜開你那兩個瞎窟窿。
生生的叫你自己敗壞窮。
到如今怎不吃你那善功。
光指望我這婦道過日生。
最不該說我偷摸把人輕。
說了些怪言怪語不中聽。



只因爲夫人素日多賢慧。究竟是心裡悶氣出不淨。求一求天主。你是我的主。自從那我們被擄受的苦。要論來我們犯罪該受罰。寬赦我從前犯罪得罪你。也省的掛連別人多犯罪。老多俾祈禱以畢欠身起。

話說老多俾亞跪在天主台前。苦苦的哀求了一頓。只願意自己早死。不願意掛連別人犯罪。求了以後。自己覺着心裡平安。想是天主聽了自己的祈求。不久就要收自己的靈魂了。因此就把少多俾亞叫到跟前。要細

罷罷罷。這纔忍氣吞了聲。忙跪到天主臺前訴苦情。你原來至仁至慈。又至公。到如今還沒一天得安生。到底是賴你仁慈求寬容。賞賜我死了這個老殘生。別叫我減少你的大光榮。立時裡覺着心裡很太平。

細的交代清白了。

老多俾求了天主心平安。
就想着自己不久就要死。
你看他出口就把我兒叫。
我眼看就要離開苦世界。
第一條就是等我死後去。
第二條你的母親恩情大。
第三條等你母親百年後。
第四條你可別了忘天主。
第五條見了窮苦快施舍。
還有那克罪七德也要記。

他當真天主聽了他的言。
這就喊少多俾亞到跟前。
親可連把我兒叫幾番。
有一些事情我要交代全。
當緊的按着教規去殯殮。
當緊的赤心用意報恩典。
當緊的把他埋在我身邊。
當緊的遵守十誠樣樣全。
當緊的別了吝惜半文錢。
還有那神形哀矜十四端。



總然是天主道理講不盡。
除了這另外還有一條事。
你小時有個親友加伯落。
那時我爲的可憐他受苦。
他後來搬家回到辣日府。
我的兒如今你快去要賬。
這正是老多俾亞囑咐話。
老多俾亞說來說去。說到辣日府的賬目上去了。就叫少多俾亞快去要賬。你想這尼尼物城。到那辣日府。阻隔着一兩千地。他自幼又沒出過遠門。可就犯起難爲來了。

小多俾聆了父命作了難。

務必的處處要學古聖賢。
只爲的咱家日子甚艱難。
他在這尼尼物城苦難堪。
借給他十塊元寶過艱難。
他那裡又有銀子又有錢。
要回來我死發喪不作難。
你看那少多俾亞費週轉。
叫了聲我的父親你聽言。

爲小兒自幼沒把遠門出。
阻隔着千山萬水崎嶇路。
倘若是爲兒路上有好歹。
再一說兒同那人不認識。
少多俾亞說來說去。說到辣日府的路徑遙遠。一來不知道路。二來不認
的人。路上倘若有了差錯。遲了日期。又怕父母掛念。去者不便。老多俾亞
說。我兒不必煩難。老父自有道理呀。
老多俾一聽兒言心沉吟。
叫了聲我兒不必煩打算。
加伯落他的借帖在我手。
又何況借帖是他親手寫。
他知道辣日府城在那邊。
還不知上了路子走幾天。
我爹娘在家怎能不掛牽。
加伯落他從那裡把賬還。
他把那妥當方法想在心。
爲老父既然叫去就有門。
到那裡認了借帖就認人。
說什麼見了借帖不交銀。



也不必愁着路徑沒走過。

我的兒你今出門看一看。

這原是老多俾亞囑咐話。

話說老多俾亞因爲少多俾亞沒有出過遠門。遂就叫他出去找一個做

伴的。看有上辣日府去的沒有。要有去的。可以跟着前去。少多俾亞遵了

父命。可就出門而去了。

少多俾亞遵了父命出了門。

這少年長的眉清目又秀。

他腰裡繫着一條纏絲帶。

手提着衣裳襟子挺身站。

少多俾亞上下打量多一會。

有的是大道不斷來往人。

找一個同伴你好隨後跟。

慌的那少多俾亞快出門。

猛看見路旁站着少年人。

真正是聰明伶俐智謀深。

那鞋襪穿的可體又剎緊。

左右的就像一個行路人。

他這纔張開笑口啓朱唇。

問一聲尊客你往那裡去。

少年說我這就往辣日府。

要是往辣日我可隨後跟。
你願意跟着咱就快起身。

少多俾亞正要找個領路的。這出門就遇見一個上辣日府的少年人。湊的這麼巧呢。列位是您不知。因為老多俾亞受了夫人的責斥。心裡愛悶難過。跪在天主台前。苦求了一頓。動了天主的慈心。原是打發來的一位天神。少多俾亞那裡知道的呢。光聽他說是上辣日府的。這就喜的滿面春風了。

少多俾一聽他往辣日城。

不由的喜笑滿面帶春風。

尊一聲客人你先門前站。

等小子回家稟報老父翁。

少多俾說罷此話回家轉。

見父親從頭至尾說分明。

老多俾一聽不用心歡喜。

立時裡就要請客進門庭。

老多俾亞一聽有一位少年。就是往辣日府的。不由的心中歡喜。遂叫少多俾亞請他來。那少多俾亞急急走到門外。見了那位少年說。我父有請。那少年遂就跟到院裡。見了老多俾亞掃地一恭。立起身來。就說。你老多福呀。

那少年見了老人打一躬。

你看他口稱多福問安寧。

老多俾謙遜遜回道。

這瞎人究竟無福一場空。

少年說不久天主就可憐。

還賞賜二目重開兩眼明。

這少年說的本來是實話。

老多俾却倒當了耳旁風。

這少年說的。不久就蒙天主可憐。賞賜二目重開。兩眼復明。這原是實話。後來真能應驗。到底老多俾亞沒有這個盼望。只當是見面的幾句禮貌話。所以也沒攔在心上。就說起上辣日府的事情來了。

說一聲尊客既往辣日城。
他的那名字就叫加伯落。
我要差小兒往那去訪友。
請尊客你到路上多照顧。
少年說不用囑託不用謝。
加伯落也是我的熟親友。
請一請你老人家把心放。
這少年說了一番知心話。
老多俾亞說。既然如此。我可就放心了。但沒有請教尊姓大名。少年說。賤名亞雜理。我的父親就是亞納尼。敢說這天神怎麼他說叫亞雜理呢。因為他借的亞雜理的形像。所以也頂名叫亞雜理。老多俾亞一聽。就說。哦。
那裡有我的一個好親朋。
到如今俺倆多年信不通。
敢煩勞大駕同伴一路行。
等回來老夫重重謝恩情。
咱都是因親而親一般同。
素日裡我常住在他家中。
你的兒連去帶來我照應。
老多俾亞這纔開口問姓名。

尊客果然是名門大族。可是老夫眼瞎。不認的泰山了。

老多俾一聽少年表姓名。

就知是名門大族一後生。

你看他稱揚讚美不住口。

又說是老夫眼瞎失逢迎。

客既是名門大族他的後。

這一去老夫不必掛心中。

咱攔住這些閑言合碎語。

單表他背起行李要起程。

老多俾亞聽了少年千安萬穩的話。心裡十分寬快。便叫人取出行囊來。交給他們。隨又囑咐少多俾亞說。我兒這番出門。天主賞賜一路平安。我也在家裡爲你們念經。就此可以起身罷。當緊速去快來。不要耽誤時刻。省的父母掛牽。說罷。少多俾亞接了行囊。拜辭了雙親。可就洒淚而別了。少多俾接了行囊辭雙親。急忙忙跟着少年出了門。他家裡還有一個小巴狗。左右的不肯離開小主人。

往前看就是少年引着路。
你看他走一步來跟一步。
你看他渴了嗑茶又快走。
一路上急急忙忙來好快。
你看那牛羊歸棧雞上架。
眼睜睜來到帝格里河岸。
這纔說脫了鞋襪把河下。
眼看着少多俾亞遭大禍。
眾明公要知後來急慌事。

往後看還有小狗隨後跟。
你看他過一村來又一村。
你看他餓了打尖又起身。
眼看着日落西山天要昏。
你看那行人入店鳥投林。
少多俾要洗腳上那土塵。
不好了怪魚出來要吃人。
眼看着大魚就要把他吞。
只得是下回書裡續綸音。

多俾亞傳

第三回 少多俾亞求親

正夫正妻自一雙。

惡鬼不能害善良。

若看撒辣七夫死。

單等多俾一才郎。

話說少多俾亞和那一位少年一路行走。忽然看見夕陽在山。正是行路之人找店投宿的時候。小多俾亞到了帝格里河。見那河水清淺。便要下河洗腳。那知道腳纔入水。只聽得水裡呼噓一响。不好了。

少多俾一路行走日平西。

只見那路上行人到處稀。

他看着帝格里河水清淺。

脫鞋襪就要洗洗腳上泥。

那知道纔說下去一隻腿。

呼噓噓出來一個大怪魚。

餓狠狠翻身搏浪張着嘴。

正對着少多俾亞來的疾。

少多俾亞戰戰兢兢心害怕。

多虧了少年生方巧又奇。

少多俾亞見那怪魚來的兇惡。正在害怕的時候。少年說。不要怕他。你把那魚的苦鯁。攪住。擲到他岸上。他就有勁沒處使了。怕他怎的。話說不及。那魚來到跟前。小多俾亞急忙攪住苦鯁。攢了攢勁。呼噓一聲。把魚拉在岸上。少年說。有這一個怪魚。可就辦些好事了。

少多俾亞拉到岸上一大魚。

少年說。這個大魚世上稀。

你把那魚心肝胆掏在外。

這就是上等藥材。另收拾。

下閃的魚肉滋味很鮮美。

咱到那店裡治熟路上吃。

這少年詳細細說一遍。

少多俾亞掏出刀子把魚剝。

少多俾亞聽了少年的話。把魚剖開。遂將魚心魚肝魚胆扒出來。另外包好。連那魚肉。一齊帶到店裡。治辦妥當。住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晨。隨着那

位少年出店去了。

少多俾出了店門便登程。

這正是路上走着開口問。

昨日裡叫我收拾這三樣。

光說這三樣都是好藥料。

只因爲小弟年輕見識淺。

話說少多俾亞問這魚心肝胆。不知道中什麼藥材。治什麼病症。小弟願

意領領長兄的大教。少年說。你要問那魚心肝胆的用處呀。少多俾亞說。

正是。少年說。你聽罷。

少多俾問魚肝胆合魚心。

先說那心肝他能攆魔鬼。

他隨着那位少年一路行。

就提起魚心肝胆那營生。

究竟是什麼用處不知情。

也不知這藥能治什麼病。

總得要領領大教問長兄。

不由的少年開口把話云。

再說那魚胆能治雙瞎人。

把心肝切下一片放火內。

天大的魔鬼就怕那烟熏。

那魚胆照着眼睛只一抹。

霎時間兩眼全好妙如神。

這正是一行說着一行走。

猛擡頭看見城池合鄉村。

少多俾開口就把少年問。

今夜晚咱在何處去存身。

二人連說帶走。不多一時。少多俾亞見那城池不遠。問道。今夜晚上。咱往

那裡投宿去呢。少年說。前邊就有你的親戚。今天正該住在那裡。這事我

要不說。你可不知道了。

少年說。前邊就是你鄉親。

你聽我細細把話向你云。

你那個親戚名叫辣跪爾。

他原來是個富戶良善人。

他家裡沒有男兒承家業。

單有個女兒撒辣是青春。

那撒辣十分俊俏多賢慧。

他又在天主台前很熱心。



到他家你要開口求親事。
俗話說一個女婿兒牛個。
到後來還能贖受那一半。

准把你留在他家宴新婚。
那家業他就同你平半分。
這就是萬貫家產配新春。

這少年說來說去。說到求親的事情。少多俾亞雖說沒有往他家用過。也
常耳聞他家有個閨女。嫁過七個男人。都是起頭一進喜房就死。自己也
怕遭這樣的橫禍。就向少年說。哎呀。這求親的事情。可不敢從命了。

少多俾聽說求親這一端。

他心裡沉吟輾轉好幾番。

常聽說他家有個窈窕女。
只因爲已經嫁過七男子。
我若是同他結成婚姻事。
可惜我沒有兄弟合姐妹。

果然是美貌出眾第一賢。
俱都是初婚一夜染黃泉。
也恐怕要得不死難上難。
我一死父母性命難保全。

雖然說死活都有天主意。

少多俾說罷前後一夕話。

到底是自己不該招危險。
驚動了領路那位小少年。

話說撒辣死過七個丈夫。就讓少多俾亞不說。那少年也早已知道。祇因為少多俾亞怕死。不敢求親。少年說。你不要害怕。只管求親。我自有道理呀。

少多俾怕死不敢求婚姻。

這纔又驚動少年把話云。

從前時天主罰那七人死。

原來是爲的他們犯邪淫。

那七人不知婚配有正義。

怎麼能同那撒辣結正婚。

你若是婚配撒辣入房內。

先該當斷絕你的邪淫心。

只得是三夜不眠勤祈禱。

還得用魚心燒着使烟熏。

那魔鬼聞烟不敢入房內。

三夜後再按正義配天倫。

只爲的生男育女傳後嗣。

這正是說話之間來好快。

做這樣管保災害不臨身。

猛抬頭來到辣跪爾家門。

二人在路上你問我答。心裡十分契合。不知不覺的。來到辣跪爾的門首了。那少年領着少多俾亞。一直進了院。如同素日常來過的一樣。見了家主辣跪爾。急忙打躬施禮。便說。老先生家有閑房。小生特來借宿了。辣跪爾連聲答應說。好好好。隨把二位客人領到客廳裡。讓坐。坐下。長話截說了罷。這就叙起家談來了。

辣跪爾領着少年進客廳。

你看他連說帶笑喜嬰嬰。

他有个夫人也是叫亞納。

也在那客廳以裡去照應。

只因爲二位客人纔落坐。
辣跪爾照着客人留心看。

還沒有問他家鄉合姓名。
單打量少多俾亞那面容。

只看着他那貌像好面善。

回頭來暗向夫人說一聲。

辣跪爾把少多俾亞打量了一頓。就轉過身去。向夫人低聲細語的說。這位少年的面目。就給咱那親戚多俾亞是一模一樣的。說罷。就回過頭來問。說。請問客人。貴住那裡。是那一族氏呢。二位答道。敝住尼尼物京城裡頭。乃福大里。就是我們的本族。辣跪爾說。您二位既然住在尼尼物。我可想起熟識人來了。

辣跪爾聞聽此言。開笑容。

忙把那二位客人問一聲。

您二位既然家住尼尼物。

京城裡有家親戚。您知情。

親家的名字。就叫多俾亞。

他立了許多聖德大善功。

各處裡周濟窮人。猶小可。

見死屍親自埋葬去。剜坑。

自古來仁人君子也不少。

沒見過待人這樣大恩情。

辣[△]脆[△]爾[△]正[△]是[△]稱[△]讚[△]不[△]住[△]口[△]。

那少年把嘴一[△]掬[△]笑[△]一[△]聲[△]。

話[△]說[△]辣[△]脆[△]爾[△]正[△]在[△]讚[△]揚[△]多[△]俾[△]亞[△]的[△]時[△]候[△]。那少年把嘴一[△]掬[△]說[△]。這[△]就[△]是[△]你[△]親[△]戚[△]多[△]俾[△]亞[△]的[△]令[△]郎[△]。辣[△]脆[△]爾[△]就[△]立[△]看[△]着[△]少[△]多[△]俾[△]亞[△]說[△]。怎[△]麼[△]說[△]。這[△]就[△]是[△]我[△]親[△]家[△]的[△]兒[△]子[△]麼[△]。少[△]年[△]說[△]。正[△]是[△]辣[△]脆[△]爾[△]哈[△]了[△]一[△]聲[△]。遂[△]把[△]少[△]多[△]俾[△]亞[△]抱[△]在[△]懷[△]裏[△]。說[△]我[△]兒[△]啦[△]。你[△]可[△]來[△]了[△]。

辣[△]脆[△]爾[△]一[△]聽[△]此[△]言[△]哈[△]一[△]聲[△]。

急[△]忙[△]把[△]少[△]多[△]俾[△]亞[△]抱[△]懷[△]中[△]。

你[△]看[△]他[△]又[△]是[△]親[△]來[△]又[△]是[△]愛[△]。

且[△]把[△]那[△]我[△]的[△]孩[△]兒[△]叫[△]連[△]聲[△]。

我[△]的[△]兒[△]你[△]是[△]聖[△]人[△]他[△]的[△]後[△]。

准[△]備[△]着[△]天[△]主[△]降[△]福[△]有[△]大[△]成[△]。

這[△]正[△]是[△]一[△]面[△]說[△]着[△]一[△]面[△]笑[△]。

止[△]不[△]住[△]喜[△]淚[△]潛[△]潛[△]往[△]下[△]傾[△]。

那[△]亞[△]納[△]同[△]着[△]撒[△]辣[△]旁[△]邊[△]站[△]。

娘[△]兒[△]倆[△]也[△]都[△]動[△]了[△]親[△]愛[△]情[△]。

一[△]個[△]是[△]喜[△]的[△]如[△]同[△]哭[△]淋[△]淋[△]。

一[△]個[△]是[△]哭[△]着[△]還[△]帶[△]笑[△]嬰[△]嬰[△]。

多俾亞傳... 少多俾亞求親

三十四

辣[△]跪[△]爾[△]認[△]了親戚不怠慢。

吩咐聲快治酒飯好接風。

話說辣跪爾抱住少多俾亞又哭又笑。親愛了一頓。忙吩咐家人快治酒飯。給二位少年接風。那家人聽命。慌忙走到廚院。又是殺雞。又是宰羊。不多一時。把酒飯預備妥當。纔要整棹讓坐。少多俾亞猛然立起身來。照着辣跪爾掃地一躬。口稱伯父大人。孩兒有一件心事相求。聽孩兒訴明。再用酒飯不遲呀。

少多俾[△]口稱伯父你聽真。

咱兩家已經現世係老親。

雖然是日久年遠不見面。
爲孩兒願意親上結親眷。
久聞着伯父有個千金女。
自古來男大要婚女要嫁。

提起來還是一片親愛心。
好叫那親戚不斷萬年根。
到如今還沒新郎配新春。
爲孩兒願結良緣無處尋。

進府來原是爲的這件事。
倘若是一個不字出了口。
少多俾說罷一夕求親話。
眾明公要知親事許不許。

老伯父如肯允許沒話云。
這立時不擾酒飯快出門。
倒叫那辣跪老翁心沉吟。
只得是歇歇喘喘接前音。

多俾亞傳

第四回 少多俾亞成親

夫妻既然是良緣。

成全婚配不煩難。

今夜父母擔愛事。

正是天神來保全。

話說少多俾亞隨着那位少年。進了辣跪爾的府內。見了辣跪爾執意求親。辣跪爾一聽這話。如同霹雷貫耳。大大的失了一驚。心裡思量了多時。想着自己的閨女。已經死過七個男人。這要是許了親事。恐怕少多俾亞也遭那樣的橫禍。再說不許。究竟怎麼了呢。因此前思後想。一言也不發了。那位少年早已看透他的意思。即便勸慰他說。你老人家不必過慮了。辣跪爾只爲許親難出唇。

驚動了那位少年小客人。

那少年勸聲家主辣跪爾。

這一件事情不必再沉吟。



你親家老多俾亞有聖德。他在家樣樣事情遵父命。你令愛又是一個聖德女。從前時撒辣七夫遭橫禍。天主爺罰那七人立時死。現如今許了親事成婚配。這少年說透肺腑一夕話。話說少年把辣跪爾勸了一番。辣跪爾說。依着尊客說的。這番成了親事。就沒有那樣的橫禍了麼。少年說。沒有那樣的橫禍了。辣跪爾說。既然如此。這親事可也許的了。

辣跪爾聞聽少年勸一番。

這後生又是一個熱心人。聖教中各樣規矩也都遵。這正是淑女才郎好婚姻。只因爲他們都是犯邪淫。正等待少多俾亞配天倫。管保他不同從前禍臨門。辣跪爾如夢初醒把話云。他這纔張開笑口吐真言。

想必是天主憐我苦祈禱。

把小女配給同教作伴侶。

既然是天主聖意來光照。

我就把女兒撒辣許配你。

今晚上趁着良辰行婚配。

特特的指引你們到這邊。

叫俺守梅瑟規矩不費難。

叫一聲多俾亞兒你聽言。

您兩個百年夫妻是姻緣。

也無須等到後天合明天。

話說撒辣跪爾許了親事。隨後就叫他二人行婚配禮。什麼是行婚配禮呢。列位。是您不知。大教裡娶了媳婦。都說是拜天地。也說是拜堂成親。要說是拜天地可就差了。因為天地是死物。不是活物。也不是鬼神。不可拜他。要說是拜堂成親。這還是古禮。因為上古時候。各處的人都是奉教的。有了婚姻大事。都是進堂叩拜天主。從這裡纔說是拜堂成親。現今却是還有這句話。就是不知道怎麼拜法了。若要看古時怎麼拜法。請列位再往

下聽罷。

辣跪爾許給女兒配姻緣。

遂叫那女兒撒辣伸右手。

辣跪爾爲他兩個求天主。

又說他天主原是你們主。

現如今天主爲您作媒証。

不多時二人行罷婚配禮。

話說辣跪爾命他二人行了婚配大禮。遂又寫了婚書。然後老夫妻二人。

同着那位少年。都陪着新郎新婦。赴了喜筵。一場歡樂。暫且不提。且說辣

跪爾還恐怕再遭從前那樣的橫禍。就另打掃了幾間屋子。當作新房。隨

命夫人亞納把女兒撒辣送到新房裡去了。

多俾亞傳...少多俾亞成親

老夫人攙着女兒進新房。
行婚配還帶一團喜歡氣。
這正是觸景傷情心悲歎。
一隻手扯住手帕遮上臉。
你看他嗚嗚咷咷哭的緊。
勸一聲撒辣不必多悲嘆。
現如今天主爲你擇佳配。
從前時女兒受了許多苦。
這夫人勸罷女兒轉身走。
話說夫人亞納把女兒撒辣勸了一頓。直到勸的撒辣不哭了。這纔轉身回去。不多一時。天交二鼓。老夫妻二人又把新郎送到新房裡。這纔各自

那撒辣想起前事把情傷。
見新房立時變成大愁腸。
止不住哭哭涕涕淚兩行。
一隻手緊緊拉住他的娘。
他的娘明知女兒心悲傷。
凡事要靠托天主總無妨。
比不的從前七夫個個亡。
現如今天主要賞你平康。
單等着新郎夜晚進喜房。

安歇去了。

少多俾進了喜房心安然。
看了看岳父岳母出房去。
他把那魚肝燒在爐火內。
那惡鬼又進喜房把人害。
那天神趁着惡鬼沒處躲。
也不怕惡鬼張牙露着爪。
暫記住天神捉魔且不表。
少多俾雙膝跪勤祈禱。
這就是一雙夫妻靠天主。
只過了深更半夜鷄報曉。

多俾亞傳...少多俾亞成親

總不怕魔鬼害人那一番。
他這纔爐火以裡燒魚肝。
登時裏燒的魚肝冒青烟。
不料想被烟熏的沒處竄。
惡恨恨兩手攔住不放寬。
直把他一扔扔在海外邊。
再把那新郎新婦講一番。
那撒辣也是念經跪平川。
總沒有半點邪情起心間。
他倆纔連衣而臥各自眠。

咱不表新耶新婦連衣睡。

老兩口却倒一夜沒睡安。

自從新耶新婦入了喜房以後。辣^{ㄌㄞˊ}跪^{ㄌㄞˊ}爾翻來覆去的。一夜却沒有睡着覺。光怕少多俾亞也遭那樣的橫死。到了下半夜。他就喊起家人來。拿着鐵坎^{ㄉㄧㄣˊ}鉤。先到田裏剗個深坑。等着新耶死了。趁天不明。好早些埋了。省的眾人說些怪談。這麼安排妥了。那些家人就到了地裡。不多一時。把坑剗好。回到家來。夫人亞納就差了個丫環往喜房裡探信去了。

家人們把坑鉋完回家中。

老夫人差去丫環探真情。

那丫環一點就過多伶俐。

悄悄的翹腿捻腳往前行。

一到了喜房推開門半扇。

伸着頭仔細瞧來仔細聽。

打量那新耶新婦多一會。

他這纔把門閉上轉身行。

你看他邁動金蓮來好快。

笑啼啼來到堂樓稟一聲。



請老爺太太寬心莫駭怕。
爲奴婢推開房門仔細看。
不但是姑娘連衣垂頭睡。
他兩個面如桃花紅又潤。
那是俺開門看來關門走。
小丫環說罷前後一夕話。
辣跪爾同那夫人亞納一聽說新耶沒有遭那橫禍。喜的老兩口子。快忙走到天主臺前。跪在地下。口稱義撒厄爾的天主。賞賜我們這樣的大恩。擡了惡鬼。免了兩家的孤子受害。實在感恩不盡了。

辣跪爾同着亞納跪主前。
他二人感謝天主念真言。
一來謝擡去魔鬼不作祟。
二來謝保護新人命周全。

三把他夫妻二人獻天主。

賞他倆讚揚天主永無邊。

四求爲普世之人認天主。

都因着這個奇恩把教傳。

老兩口祈求感謝多一會。

起身來又命家人把坑填。

辣跪爾同着夫人亞納謝恩一畢。叫家人悄悄的把坑填上。隨後又叫夫

人預備酒飯。那夫人就叫眾人殺了兩頭肥牛。又宰了四腔綿羊。炒的炒。

煎的煎。忙忙碌碌。直到天近傍午。就大擺起喜筵來了。

辣跪爾大擺喜筵賀新婚。

徧請那親戚朋友合四鄰。

你看那來來往往人不斷。

你看那接接連連不斷人。

你看那車輛人馬踏破路。

你看那賀親賀友啟笑唇。

你看那喜禮喜帳投滿院。

你看那長袍短褂擁上門。

這一時說不盡的賀客景。

咱再說翁婿兩個把家分。



辣跪爾昨天招了一門女婿。今天賀客還沒散席。爲什麼就要分家呢。列位。是您不知。辣跪爾是照着本國的風俗。把家中所有的金銀財貝物件。奴僕畜類等等物業。一概分清。一半倍送閨女。一半留着養老。到老公母兩個死後。把留下的那一半。也全都給了閨女。這是後話不提。單說把那家業分開以後。立了合同。眾客們赴罷了喜筵。各自回家。又過了幾天。少多俾亞還是安然無事。這辣跪爾和亞納夫人。可就更喜歡了。

辣跪爾見那女婿沒有災。

那女婿又有德來又有才。

不但是老兩口子心歡喜。

就讓是眾人也都喜滿懷。

這正是同歡同樂同親敬。

真正是難割難捨難離開。

只因爲少多俾亞來討賬。

可惜他不能在此久徘徊。

說了聲小婿要往辣日府。

只得是來到還得把家回。

老兩口聞聽此言心愁悶。
至少着也得住個三兩月。
把那些行囊物件預備妥。
現如今急急慌慌就要走。
老兩口正要留住不叫走。
弄的那少多俾亞難出進。
眾明公要知留住留不住。

說爲何這樣急緊一趨差。
等着我有了閑空再安排。
套上些車輛牲口把家回。
真正是手忙腳亂不自在。
難爲是賬目之事推不開。
眼看着岳父岳母淚滿腮。
只得是下回書裡說明白。

多俾亞傳

第五回 少多俾亞還家

善人出外百福臨。增福增財又增人。

自己那裡想得到。總是多虧天上神。

話說少多俾亞要往辣日府去討賬。回來就要還家。辣跪爾同着夫人亞納都是戀戀難捨。執意要留他多住些時。少多俾亞一看這樣光景。不得不細細的打算了。

辣跪爾他把女婿留一番。

若要是再說討賬留的緊。

少多俾心裡正是糊思想。

轉身來照着少年叫聲哥。

少多俾心裡轉輾幾轉。

若要是去討賬父命嚴。

猛想起領着路的那少年。

弟如今有件事情甚作難。

多俾亞傳…少多俾亞還家

爲的是岳父岳母留的緊。
我的哥你今沒有別的事。
一直往加伯落家去討賬。
加伯落也是俺的老親友。
我的哥你若肯去替了我。
免一免岳父岳母心難受。
這正是少多俾亞關心話。
少多俾亞囑托少年的事情。一來冷淡不了岳父岳母的爱情。二來就誤不了要賬的正事。三來晚不了回家。又免得父母掛牽。少年一聽。知道這是三全其美。也不推辭。遂就唯唯聽命去了。

真沒法脫個空兒去要錢。
請你到辣日府裡走一圈。
現拿着借帖叫他把賬還。
就可以請他這裡赴喜筵。
我可能在此多住十來天。
你回來咱好早些把家還。
那少年連說幾句理當然。

這少年從命要上辣日城。
遂派了能幹家僕人四名。



又牽出兩匹駱駝隨身用。

霎時間行李盤川預備妥。

一路上渴了餓了找飯館。

越過去多少州城合府縣。

咱不表路上那些情合景。

話說少年騎着駱駝。同着那四個家僕。一路行走。不多幾天。到了辣日府城裡。一直進了加伯落的院子。那些俗言套語。也不用提了。單說那少年把借帖拿出來。交給加伯落看了。就把討賬的事情。從頭至尾。慢慢的訴說起來了。

小少年交了借帖訴分明。

多俾亞差出小兒來要賬。

臨起身又把借帖交代清。

你看那少年起身快如風。

到晚上走的乏了投店東。

走多些青山綠水路幾層。

只見他不多幾天到府城。

尊一聲加伯落翁仔細聽。
他路上同那撒辣把親成。

他岳父名字就叫辣跪爾。
現如今岳父岳母難割捨。
這可是萬般出在無計奈。
他還說你是他的老親友。
務須的煩勞大駕請你去。
這正是少年一片實情話。
加伯落忽聽少年言講了一番。哈哈大笑了幾聲。說道。多俾亞又是親友。
又是救苦的恩人。如今有了婚姻喜事。別說他請。就是聞信。也該道個喜去。說罷。慌忙回到家去。把那上色銀子秤好。拿出來。見了少年。對面交清。隨又備了一匹牲口。另外帶着賀喜的禮物。這就跟着少年去道喜去了。
加伯落隨着少年起了身。
直上那辣跪爾家去賀婚。

一路上急急忙忙走好快。

你看他不多幾天來到門

唱戲的腿。說書嘴。不怕離着幾百里幾千里。說到就到。只要聽書的會聽。看是路上走了多少天數。這辣日府。到辣跪爾家。雖說阻隔着幾百里地。這已經走了多天。所以說到就到了。書要簡截。閑言少敘。單說那加伯落跟着少年。來到辣跪爾的門口。同時下來牲口。隨着少年就進了院了。加伯落隨着少年進院中。還有那賓朋滿座赴喜筵。加伯落一行走着。一行看。全憑着少年傳話不用問。加伯落雙手抱住少多俾。他兩個親又親來愛又愛。

只見那客廳裡外掛彩紅。還有那端盤提壺人照應。小多俾看見急忙來接迎。他兩個一見如故。情感情。少多俾也是還抱不丟鬆。只親的喜淚漣漣往下傾。

正是他二人親愛多一會。

開口說令尊大人有聖德。

他不論死的活的一齊救。

你可是令尊聖人他的後。

還賞您夫妻二人多福壽。

加伯落說罷一些祝讚話。

加伯落爲他夫妻二人祝福了一頓。眾客們一齊答道。這話說的很對。只

盼望天主這樣降福罷。說罷。眾客們都請加伯落坐席。一齊交杯換盞。那

個酒興言歡。暫且不提。單說少多俾亞在丈人家下。一連幾天的宴樂。那

邊老多俾亞和亞納夫人。可盼眼乾了。

老多俾夫妻兩個盼兒來。

由的黑夜白日瞎糊猜。

加伯落祝福道。喜又盡情。
一輩子濟孤憐貧有大功。
真來是他的功勞。述不清。
我爲你仰求天主賞光榮。
親眼見子孫代代照樣行。
驚動了眾位客人慶賀聲。



只算着多天就該回家轉。

或者是親友留住不叫走。

或者是加伯落家人死淨。

只因爲隔山隔水路子遠。

這正是老多俾亞糊念誦。

爲什麼直到如今還不來。

或者是天氣不好有阻碍。

或者是錢不湊手往後挨。

真叫人左思右想想不開。

倒惹的夫人亞納傷心懷。

老多俾亞想兒想的。嘴裡念念誦誦。這還不至緊要。倒惹的夫人亞納一陣心酸。你想那少多俾亞自從走了以後。他的母親亞納沒有忘下的時候。不是涕哭。就是弔淚。這又聽說多天該來。還不來到。真是心裡忍不住。

老亞納正數想兒心悲傷。

登時裡鳴嗚咽咽淚如雨。

忽聽說過了日期不還鄉。

哭了聲少多俾亞我兒耶。

你就是我的一塊連心肉。
你就是我的一個月明珠。
你就是我的一個如意拐。
不怕是萬貫家產多財寶。
就讓是歇鍋斷囤沒地吃。
到如今母子千里不見面。
老夫人越思想越心慟。
話說夫人亞納想兒想的心疼。又想到過了日期。還不家來。就有失望的
意思。心裡越發難受。老多俾亞說。夫人不必如此了。
多俾亞勸聲夫人莫傷懷。
只看那少年領路多妥當。
真正是離開心頭疼斷腸。
你不來晝夜昏沉不放光。
離了你老來走路不穩當。
也不勝我那兒郎在家鄉。
當緊的我兒在家也安康。
也不定是死是活是災殃。
又驚動老多俾亞勸一場。
我知道咱那兒子沒禍災。
就讓是遲些日期也得來。



賬目事誰知那天預備妥。

我勸你不必哭來不必歎。

這正是老多俾亞苦口勸。

照常的一天幾次出去望。

記下這節不提。再說少多俾亞在辣跪爾家。已經過了回家的日期。愁着

家裡父母掛念。天天告辭。要快快的回家。難爲是岳父岳母留的要緊。渾

延了多天。還是留住不叫走。辣跪爾說。賢婿如果怕家中掛牽。老夫先差

人送個信去。免你父子兩處掛念。有何不好呢。少多俾亞一聽這話。心裡

更要着急了。

少多俾亞心要回家着了急。

因爲俺自幼沒把遠門出。

在外邊多待幾天無妨碍。

管保他萬一無失把家回。

那知道夫人還是不放懷。

單望着小兒回來沒回來。

他把那父母掛念細細提。

正數裡父母掛牽糊猜疑。

到如今過了日期不家去。
出外來兒想爹娘是常理。
老爹娘一天想兒一天老。
老岳父你今放俺夫妻走。
少多俾說罷前後一夕話。
辣跪爾見女婿執意要回家。也無可奈何。只得應許了。隨把家業財貝。並那些金銀器物。還有一些細軟東西。連那牛羊驢駱。一概等等。都平分一半。先打發車輛頭裡走着。又派一班保僮的打手。隨後押着。又有一班家人使女。圍護着新郎新婦。臨起身的時候。辣跪爾和夫人亞納。那個戀戀難捨的情腸。諄諄教條的言語。都不用提了。單說新郎新婦起得身來。真個是快如清風了。



少多俾辭了岳父要起程。
有多些車輛拉載頭前走。
有多些牛羣驢羣似水塘。
有多些肥羊跟着看家狗。
辣隴爾大家大業去一半。
只見那路上走的如雲霧。
那一位少年騎馬跟在後。
這正是翻山越嶺往前走。
準備着少多俾亞頭裡走。
眾明公要知後來長合短。

您看他帶領新婦出門庭。
有多些駱駝馱着隨後行。
有多些馬匹走動快如風。
有多些奴僕使女合家丁。
這一半要說多少數不清。
還有那新郎新婦人護擁。
真正是路上走着不丟鬆。
十一天這纔走到加蘭城。
準備着閃下撒辣後邊行。
只得是歇歇喘喘再細聽。

多俾亞傳

第六回 全家福樂

上回書說的是少多俾亞辭了岳父岳母帶領新人還家。路上走了十一
天。這纔到了加蘭地方。還有一半路程。未曾到家。書要有頭有尾。如今再
往下叙。只得請眾明公。啞言尊坐。聽俺漫漫在下道來。

少多俾亞路上走了十一天。

纔走了一半路程到加蘭。

那少年只怕家裡心憂悶。

因此這生出妙計在心間。

出言來就把多俾哥哥叫。

叫一聲哥哥側耳細聽言。

咱如今走的路徑穀一半。

要到家這樣還得十幾天。

只因爲家眷人口合畜類。

這都是贅腳之物行路難。

依我說不勝咱倆頭裡走。

閃下那尊嫂車輛在後邊。



咱路上快走早些把家到。

還有那尊嫂他是新來到。

這正是少年一夕知心話。

少多俾亞一聽少年說的樣樣全美。連口稱道。是是。遂就見了婦人撒

辣把話告訴明白。又向眾人囑咐了一遍。纔要起身。少年又向少多俾亞

說。先前收拾的魚胆。帶着來沒有。這到家就有大用處了。

這少年囑託事情樣樣全。

說了聲帶到家去有大用。

急忙忙取過魚胆身上帶。

咱不表撒辣人畜在後走。

夫人亞納自從少多俾亞出了遠門。心裡照常掛念。每天走到城外。上在

好叫那二老爺娘少掛牽。

也可以早些預備纔周全。

少多俾亞連連稱讚好幾番。

又叫他把那魚胆帶身邊。

少多俾亞這纔聽醒記心間。

他兩個各自上馬一溜煙。

再說說夫人亞納心不安。

高阜地方。瞭望幾回。這天正在遠遠觀望的時候。忽然望見自己的兒子來了。心裡又驚又喜。又怕認錯了人。不敢大聲喊叫。又搭着晾仔細望了望。果然不差。這就急忙奔到家去了。

老夫人望見兒來往家奔。
說一聲我親見兒回家轉。
老夫人正然說着心歡喜。
小巴狗見了主人親又愛。
雖然是老多俾亞雙失目。
慌的他急急忙忙往外跑。
幸虧了亞納夫人猛攔住。
咱不表他老兩口門前等。

到了家嘶呼喊叫訴元音。
一多時就要來到咱家門。
忽然間巴狗來到親主人。
你看他搖頭擺尾不離身。
也覺着小小巴狗他來親。
幾幾乎沒有跌倒地埃塵。
他這纔登蹈踉蹌走出門。
咱再說他倆路上把話云。

少多俾亞正在路上走着。少年說哥哥。你看離城切近。眼看走到家了。到家的時候。切想着先拜天主。再拜爺娘。拜了爺娘。就拿出魚胆來。擦在你父親眼上。管保你父親的眼。立時就好。一行說着。一行進城。穿街過巷。不多一時。看見自己的門口。一雙父母。都在那裡等候。這就慌忙下馬。急走了幾步。來到父母跟前。三人抱成一團。歡喜的六行淚珠。滾滾交流。親愛了多時。這纔各自鬆手。進堂感謝天主去了。

少多俾見了爺娘親又親。

他這纔離開爺娘謝主恩。

只見他跪謝天主多一會。

站起來這纔出堂拜雙親。

請一請二老爹娘端正坐。

爲小兒請安跪在地埃塵。

你看他磕罷頭來欠身起。

他又把魚胆取出喊父親。

指着那魚胆說是好藥料。

能治那二目雙瞽效如神。



請父親如今睜開兩隻眼。
正說着就用魚胆擦父眼。
老多俾睜開雙眼明如鏡。
雙失目如今穀了五年整。
老多俾連連稱讚全能主。
還有些眾人個個稱奇妙。
只因爲你也問來我也問。
少多俾亞因爲眾人都問這奇妙藥料。是從那裡得的。是用什麼藥料配
的人人打聽。個個推問。少多俾亞當着眾人。便向父親細細的說明了。
少多俾照着父親訴根源。
原是我洗脚惡魚來害我。

兒用這魚胆擦擦眼中雲。
不多時雲翳退淨黑白分。
他看見親生兒子喜在心。
這奇事真正千古無曾聞。
老夫人也是感謝天主恩。
都問這神藥你從那裡尋。
驚動了少多俾亞訴元音。
說這藥並非妙手醫生傳。
多虧了少年哥哥命保全。



他教我怎麼捉魚藏魚胆。
這都是哥哥路上教給我。
不但是這事辦的多奇妙。

來。老多。俾亞說。路上還有什麼稀罕事呢。少多。俾亞說。父親尊坐。聽爲兒稟。

那半路有個親家辣跪爾。
從前裡嫁過丈夫整七個。
小哥哥叫我同他成婚配。
那小哥哥勸我就說不要緊。
他教我進房怎麼不睡覺。
他教我婚配怎麼存好意。

他有一個閨女撒辣十分賢。
俱都是一進喜房染黃泉。
爲兒我一聽說話心憚寒。
只因爲從前惡人非姻緣。
他教我攆魔怎麼燒魚肝。
他教我黑夜這麼念經言。

兒聽了少年哥哥實情話。此後來求准婚配行了禮。果然是燠的魔鬼不敢去。那時候岳父岳母留俺住。少年哥又替爲兒去要賬。他那裡還是留住不叫走。到臨了岳父看着留不住。那裡的家業財貝來一半。老多俾亞說。依着我兒說的。趕是兒妻也來了麼。少多俾亞說。現在離家不遠了。老多俾亞喜的大笑了幾聲。說。既然如此。先預備房屋要緊了。老多俾聽說來了一新人。他喜的眉開眼笑。啟朱唇。

纔到了辣跪爾家求姻緣。入喜房兒就念經燒魚肝。從此後諸事妥當得安然。兒不得出去要賬把家回。並請到加伯落去赴喜筵。兒只怕家裡父母心掛牽。兒這纔帶着家眷把家還。一路上車輛牲口鬧喧喧。



急忙忙吩咐眾人預備屋。
有的是紮裁畫匠泥水匠。
還有那舊樓殘廈待客舍。

滿院裡八天纔說收拾好。

那眾人卽速聽命喜在心。
先把那喜房整的新又新。
合那些馬棚羊棧窗櫺門。

來了些車輛駝轎牛羊羣。

話說老多俾亞照料着眾人修整房屋。打掃的打掃。粉牆的粉牆。紮彩的紮彩。描花的描花。費了八天的工夫。把那喜房客廳馬棚羊棧。一概等等。纔說打整妥當。新人忽然來到門口。你看那些眾人。也有接車的。也有接駝駝的。也有往家趕牛羊的。也有往家搬東西的。臨了又有一乘駝轎。知道是新人來到。隨把正大門敞開。就把駝轎引到內院裡去。新人可就下來轎了。

老多俾把那正門開又開。

把駝轎急速領到內宅來。

霎時間到了內宅住了轎。只見他如花似玉天下少。有一些丫環使女攙着走。公母倆一見兒妻心歡喜。又見他跪在面前深深拜。這新人磕頭問安回房去。再看這歡喜事怎安排。新人撒辣拜了公婆。進了新房以後。少多俾亞把加伯落還的銀子。交給父親。又把帶來的一些財物。安置妥當。隨即叫人殺牛宰羊。大擺喜筵。請徧鄰親。一連慶賀了七天。這且不提。單說那位領路的少年。把少多俾亞領到家來。又相幫着照料一總的事情。老多俾亞心不過意。這就同着自己的兒子。要商量着報恩了。



老多△俾△想到少年恩情深。
少多△俾△照着父親開言道。
要說起少年哥哥恩情重。
一去時不是哥哥打救我。
還有那爲兒婚配一件事。
還有那加伯落家去要賬。
還有那魚胆一樣奇妙藥。
現如今千樣萬樣都全美。
爹爹要依着兒的拙見識。

老多△俾△說。我兒說的是理。就是這樣辦法罷。說罷。就把少年請到跟前。
說了報恩的話。就把帶來的那些東西。分給他一半。少年說。你們真當作

要同兒商量怎麼報恩人。
叫了聲我的爹爹你聽真。
那一樣都比山高海水深。
爲小兒早被大魚一口吞。
生妙法兒的性命纔保存。
兒纔能早回家來見雙親。
又治好爹的倆眼效如神。
那一樣不是哥哥他的恩。
這家業就該同他平半分。

我是世上的人。可就認錯了。

少年說你們莫報我的恩。

只因爲你們救苦埋死屍。

天主爺見你行善心歡喜。

我來到爲您照料這些事。

你只可感謝天主莫謝我。

天主前七大天神就有我。

老多俾亞一聽說他是天神。急忙跪在塵埃。磕頭如同鷄餐碎米一般。真

是不敢抬頭了。

那少年纔說他是大天神。

爺兒倆磕頭如同鷄餐米。

我原來不是世上尋常人。

樣樣的善工都合天主心。

他這纔差我來到您家門。

這都是天主賞賜格外恩。

我原是天主跟前欽差臣。

我就是辣法△△△△陀爾△△△△大天神。

我就是辣法△△△△陀爾△△△△大天神。

那知道嚇的多俾△△跪埃塵。

幾幾乎沒有喪了他內鬼。

天神說不必驚來不必怕。

這如今我要上天去繳旨。

那天神說罷忽然不見面。

那天神說罷忽然不見踪影。下閃的老少多俾亞跪伏在地。稱謝天主。直待了三下鐘的工夫。這纔立起身來。卽速到了外邊。當着眾人。傳揚天主的聖跡。叫人都認識天主。這且不表。單說老少多俾亞後來享的世福。世上可也少有了。

老少多俾五十六歲二目傷。

此後來他也常說先知話。

不但是家業善功一齊進。

他共總活了一百單兩歲。

咱已經多天如同一家人。

您該勸世上都把天主尊。

看他倆那番感謝天主恩。

六十歲得了魚胆妙藥方。也作歌常把天主聖名揚。還親見後代子孫都賢良。然後纔靈魂悠悠升天堂。

少多俾爲的父母去世後。
把家業搬在岳父家下住。
直到了岳父岳母百年後。
在世上活了九十單九歲。
眾明公看看聖人行善事。
咱如今說到這裡住了罷。

謹遵着父親遺命搬家鄉。
同撒辣事奉岳父岳母娘。
又得了那牛家業更久長。
親眼見孝子順孫五代郎。
天主爺真是賞賜格外強。
回家去夜頭早晚再思量。

民國八年歲次己未

德育小說

出版廣告

第一冊 女兒鏡

第二冊 燭讐記

第三冊 古聖若瑟 劇本

第四冊 多俾亞傳 鼓詞

以下續編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多俾亞傳 鼓兒詞

82

558084

(t)